

让世界聆听中国艺术歌曲之美

■ 本报记者 陈俊珺

用一首小诗,唱一个故事

2008年11月,廖昌永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独唱音乐会。在知名歌剧选段之外,他演唱了中国歌曲《望乡词》:“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想起不久前发生的汶川大地震,泪水不知不觉湿润了眼眶。

准确地说,《望乡词》是一首中国艺术歌曲。它的歌词源自于右任的诗,当代作曲家陆在易用西方作曲技法为之谱曲。

“艺术歌曲”一词是上世纪20年代由萧友梅从德语直译而来。如果说,西方的艺术歌曲是优雅的代名词,那中国艺术歌曲就是中国诗词与西方现代作曲技法的结合。它用一首首小诗,唱出一个个内涵深刻的故事,有着很强的文学性与艺术性。

1920年,一位名为廖尚果的赴德留学生用西方作曲技法将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写成了一首歌,取名为《大江东去》。这首歌后来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艺术歌曲,其思想内涵、音乐意境与声乐技巧,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依然十分精彩。

1929年,改名为青主的廖尚果选用宋代文学家李之仪的词写下了艺术歌曲《我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隽永的歌词与欧洲的复调音乐融合在一起,传达出一种质朴、热烈的情感。

自《大江东去》之后,萧友梅、赵元任、黄自、刘雪庵、陈田鹤等一批作曲家纷纷将古典诗词名作谱成艺术歌曲。比如黄自的《花非花》《卜算子》《南乡子》《点绛唇》,刘雪庵的《枫桥夜泊》《春夜洛城闻笛》,陈田鹤的《江城子》《采桑子》《春归何处》等。

除了古典诗词外,许多由新诗谱成的艺术歌曲也十分动听,比如萧友梅的《问》、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黄自的《玫瑰三愿》《思乡》《春思曲》、贺绿汀的《嘉陵江上》、刘雪庵的《长城谣》、冼星海的《老马》《断章》等。

到了当代,赵季平、陆在易等作曲家创作了《关雎》《我爱这土地》等不少优秀的艺术歌曲。

1920年,一首《大江东去》开启了中国艺术歌曲100年的历程。作为西方作曲技法与中国诗词结合的产物,中国艺术歌曲是让世界了解汉语之美的一扇窗。著名歌唱家、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多年来一直在演唱并推广中国艺术歌曲。在接受记者专访时,他讲述了心中那份“艺术歌曲情结”的由来。



图片由上海音乐学院提供

期待下一个百年

与有着悠久历史的西方艺术歌曲相比,中国艺术歌曲是年轻而小众的,尽管近年来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瞩目,但始终缺乏成系统、有规模的梳理、研究与传播。

十多年前,廖昌永就提出了创立一个中国艺术歌曲研究工作室的想法。在上海音乐学院,他找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事。这些年来,热衷于中国艺术歌曲演唱与传播的他录制过中国当代艺术歌曲精选专辑《海恋》《教我如何

不想他》,也举办过《春思曲》《我爱这土地》等中国艺术歌曲独唱音乐会。

在做这一系列音乐会的时候,他越来越感受到中国艺术歌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风格不尽相同,值得深入探究。2016年,廖昌永担任了中国艺术歌曲研究中心负责人,梳理中国艺术歌曲百年的发展脉络并挖掘了如谭小麟等非常优秀却不被大众所了解的艺术家。

今年,在中国艺术歌曲诞生百年之际,上海音乐学院又将与德国著名的大熊出版社合作出版《中国艺术歌曲16首》,并组织专家编撰《中国艺术歌曲研究大系》《中外艺术歌曲大

辞典》《中国艺术歌曲百年曲谱》。今年下半年,还将举办中外艺术歌曲国际论坛、中国艺术歌曲国际声乐比赛等。

“对艺术歌曲的挖掘、整理、出版以及推广,是为了让我们与国际同行能够平等地对话,让世界了解中国一代代音乐人在这100年中对世界音乐所作的贡献。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努力能够促进中国艺术歌曲在第二个百年涌现出更多好的作品,将来在国际音乐舞台上享有其应有的一席之地。”廖昌永说,“期待在今后的对外交流中,不仅是我们唱外国的音乐作品,也有外国友人能用中文唱中国的艺术歌曲。”

对话

解放周末:您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艺术歌曲的推广,动力源自哪里?

廖昌永:早在上海音乐学院创立之初,蔡元培先生就定下了一手向西方学习、一手继承发展国乐的方向。整理国乐、传承经典,可以说是我们学校的基因。从周小燕老师起,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就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音乐会上如果唱两首作品,必须有一首中国作品;如果唱五首作品,不能少于两首中国作品。

就我自己来说,我心里一直有一个遗憾:我参加过不少国际声乐比赛,比赛曲目一部分是歌剧,一部分是艺术歌曲。歌剧以意大利歌剧为主,而艺术歌曲则以法国及德奥歌曲为主,在规定的曲目里从来没有中国艺术歌曲。作为中国艺术家,我觉得我有一种责任,让世界聆听中国艺术歌曲之美。

解放周末:要唱好中国艺术歌曲,难度在哪里?

廖昌永:首先不能只了解歌词表面的含义。艺术歌曲的歌词来源于诗词,演唱者对诗词的格律、文学史等都要有一定的研究。如果说西方艺术歌曲的情感表达比较直接,那

中国人则常常咏物抒怀、托物言志。比如有些诗表面上写的是深宫怨,其实表达的是内心壮志未酬的感慨。只有理解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内涵,并用艺术手法将其表现出来,这样唱出来的作品才更深邃,艺术性才更高。

解放周末:中国艺术歌曲的背后蕴藏着深厚的中国文化。

廖昌永:是的,中国音乐与绘画的关系是很深的,中国书画中所讲究的笔墨与音乐有共通之处。中国书画讲究线条,而中国音乐讲究旋律;中国绘画讲究位置经营,我们在演唱时也要“经营”,不能唱成一张白纸、一杯白水。音乐的强弱快慢、轻重缓急与用笔的转折提顿是一样的。相比之下,西方绘画与音乐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中国绘画和音乐结合得那么紧。

解放周末:在演唱技巧上,中国艺术歌曲的咬字与韵味是否也大有讲究?

廖昌永:的确,要唱好中国艺术歌曲,除了要理解歌词的内涵之外,还要找到歌曲里的逻辑重音,从而更好地表达歌曲的内容。因此,我们在总结中国艺术歌曲这100年走过的历程时,要总结诗词的发展历程,也要研究怎样根据诗词的格律来进行创作,并在咬字、吐字上总结出一套表演理论体系。

目前正在计划中的《中国艺术歌曲16首》将按国际标准以高中低音版本、4种文字对照、国际标准注音并配合中文标准朗读音频的方式出版。我想,如果全世界都能了解中国艺术歌曲,演唱中国艺术歌曲,那全世界对中国文化、对中国人对世界美好和平的渴望可能会更加了解。音乐的力量是无穷的,音乐的沟通能力有时候比语言更强。我想尽自己的所能为传播好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让更多人热爱中国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解放周末:您曾经演唱过许多艺术歌曲,

哪些作品曾经深深打动您?

廖昌永:每次演唱中国艺术歌曲,我内心都有一种亲近感。我从小就比较喜欢古典诗词,在演唱这些作品的时候,情感是从我内心流淌出来的。

我所选择的歌曲都是我很喜欢的,只有当我自己被打动了,才有可能去打动观众。1999年,我在上海大剧院举办独唱音乐会,当我唱起《老师,我总是想起你》时,突然想起自己从四川来到上海,穿着布鞋走进上音的情景。那时候我完全是一个音乐上的“小白”,在几年的学习过程中,在周小燕等老师的帮助之下,我终于站在了自己的舞台上,取得了一点成绩,而其中的酸甜苦辣唯有自知。那一刻,一幕幕画面在我脑海里闪现,眼泪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有些观众也流下了眼泪。我想,这就是音乐的力量。

解放周末:好的音乐能让听众从中寻找到自己的影子。

廖昌永:是的,其实每一次在演唱和学习这些作品的时候,对我自己而言都是一种警醒,提醒自己该怎样面对生活,以什么样的态度去敬畏生活,敬畏艺术。

每次演唱,内心都有一种亲近感

死亡征战:

中国援非 抗击埃博拉纪实

何建明 著



带着“战马”出征

要出发了!他们都是“祖国的一声令响”,便背起行囊,去那个从未去过的遥远的地方拯救世界的英雄战士。中华好儿女。

钱军,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研究所研究员,首次援非抗击“埃博拉”疫情移动实验室检测队队长,44岁。他和他的队员们要将中国仅有的两台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简称“移动P3”)设备之一运往非洲并开展“埃博拉”病毒检测工作。“移动P3”有三个集装箱那么大,内部设备包括了复杂的生物安全柜、高压灭菌器、高效空气过滤器等精密设备。实验室按照人流、物流、气流、水流畅等四大控制理念,实现对废水、废气、废物的无害化处理等真空条件下的病毒检测,是具有世界高端水平的医疗装备。现在要将其中一台运往非洲,参与抗击“埃博拉”的战斗,这也足以证明我国对非洲兄弟国家的重视。

然而,如此庞大的物体,要运达万里之外的地方并确保正常展开检测病毒工作,绝非在国内那么简单、方便。“我们自主的‘移动P3’代表着我国的传染病防控检测最高水平,这不仅关乎我们与西方国家同行在非洲抗击‘埃博拉’战斗的‘武器’层面的较量,更重要的是决定着我国派出的抗击‘埃博拉’医疗队能否成为主战场的生力军,国家荣誉显然要靠这‘家伙’显现!”钱军心里清楚,当国家决定动用“移动P3”时就想到了这一层,还有一层意思是:“移动P3”同样关系到我们的医务人员能否在与“埃博拉”“亲密接触”时实现“零感染”。作为“移动P3”检测队队长,钱军接到命令后的第一时间便来到京西某地那个停放“移动P3”的仓库,像临行前抚摸自己的

“战马”一样,钱军内心对“移动P3”说:伙计,咱这回远征,你得争气!必须争气!

这两天时间,检测队队员被拉到这个偏僻的地方,与即将远行的“战马”一起培训。“你来回答,使用什么成分的消毒液?现有浓度能不能保证杀灭病毒?”“还有你,请回答以下问题:直接用手打开设备管,还是使用镊子,哪种方法更保险?”“还有,手套戴几层才能保障安全,两层行不行?三层呢?”

提问一千个。答案一千个。一千个提问,一千个答案,都必须准确无误。钱军面对自己的队员,有的是老伙计了,有的则是第一次见面,但在这样的提问和回答面前,他铁板一块,“狠”得像只狼——队员鲁会军就这么说。

“我们面对的是‘埃博拉’这样从未见过的强大敌人,而且至今对它所知甚少,更何况它一直在不断变化,没有足够的准备,就无法确保自身的安全,更不用谈‘零感染’了。不达到‘零感染’的目标,就是出色完成了一百例、一千例病毒检测,也等于交了一份不合格的答卷。因此必须严之又严!”钱军的嗓门比平时提高了几个分贝。

“同志们,现在我宣布:中国第一支援

在钱军的耳边轻轻一声,却让钱军“噌”地跳了起来。

“是老柏啊!”被称为“老柏”的长者拍拍钱军的肩膀,示意他坐下。“你是发烧了!”老柏名长青,是首批援非“埃博拉”检测队中年龄最大的一个,这年52岁。

“没事,可能这几天累的……”钱军不想因为自己的一点身体不舒服而影响出征的队友。

“那不行!”柏长青做了一个果断的手势,“你是队长,绝不能有任何闪失。更何况,我们此次的决战对象是异常凶狠而狡猾的‘埃博拉’,感染上它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发热……”

钱军笑了:“老柏你也别谈脸色变嘛!我们还在中国自己的领土,离‘埃博拉’十万八千里呢!”

“可你清楚,首先被感染上这种强性传染病的一定是体质较弱的人,所以我必须马上给你消炎治疗……”柏长青说着已经把一杯温水和几片药放到钱军的嘴边,“马上喝下它。”

钱军看看柏长青,接过药和温水,一饮而尽,然后颇为感激地说:“老柏,有你在,我会放心许多。”

“但愿我这老兵在关键时刻能顶得上!”柏长青谦和地说。

52岁,检测队中最年长的一个。钱军清楚,柏长青同志完全可以不参加这支远征队伍,何况他是一家有60张病床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三甲医院的主任,担子很重的大医院重症病房负责人。但柏长青属于自己报名坚决要求去援非抗击“埃博拉”的队员,他的理由是:要实现“零感染”,就必须在必要的情况下能够帮助出意外的队员治疗,我是重症病房主任,年龄大些,经验丰富一点,遇事会比年轻人处理得当些。

(十一) 连载